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

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范鍾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三十九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為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

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  
武副指揮使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砦破之以  
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茶碾村筠退保澤州  
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令坤以其事  
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晉軍益衆奪其鎧甲又  
從討李重進于揚州壁城南圍三日城潰斬首踰千級  
賜袍帶緡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下荆湖  
平嶺南率皆從行討蜀隸大將劉廷讓麾下會全師雄

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數千時漢劍道梗因賴以  
寧太祖遣使孫晏齋詔賜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剽盜殄  
除還改龍捷都虞候嘗盜官馬貿直盡償博進事發獄  
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繼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  
之執於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  
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密賜白金  
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為步鬪軍令紹斌領  
之及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

東命紹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  
還太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  
山洞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符漢  
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衆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  
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宗賜  
以金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改馬步  
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闕曹彬之攻幽州也命為先鋒  
指揮使遇契丹兵鬪奪牛羊器甲師還召見便殿加領

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百端拱元年拜冀州防禦使尋  
改解州淳化中為河中同丹坊廊延橫嶺蕃界都巡檢  
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砦為清遠軍紹斌與文寶領  
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為知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  
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  
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  
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遠人驚  
服不擾未幾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

率兵援接抵賊井賊踰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鬪至耀  
德凡殺千人寇復尾後紹斌為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  
將騎三百步弩三百與敵兵确于浦洛河大敗之初守  
榮與紹斌為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為賊所圍守  
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  
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  
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  
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



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道蹂踐至死者衆紹斌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時命李繼隆范廷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為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背太原来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使捕繫詔獄鞠問貶右

監門衛率府副率號州安置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  
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尋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  
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  
雞族數為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  
為其掠奪即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馘剝  
放還寇感而化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運  
使宋太初每按部靈州清遠多貿易紹斌語發其私太  
初心銜之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咸平二

年北寇警復命為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傅潛潛遣與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劔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為賊所困度巖涼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斌三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即列兵唐河南背城與戰慎無窮追潛性巽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焚劫城砦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即遣使械繫下御史

臺鞫問免官黜為左衛率府副率送往上都禁其出入  
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景德初起為左龍武軍將  
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衛大將軍帝以紹斌  
久失職不宜在衝要乃徙考城都監大中祥符初領長  
州刺史從東封朝覲壇就班軍士建充庭旗旗倒壓紹  
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  
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鞏縣都監二年卒年七十七  
紹斌長兵間習戰法其後累以格鬪立功然性暴戾故

屢被黜子守信為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為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有  
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為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即  
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  
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  
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為濮州馬軍  
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吏善因狂言我  
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雍熙中召還為副軍頭

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軍頭復領懿州刺史累遷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為定州行營都部署榮勳率所為不中理侵取官地蔣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克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邪即詔罷督責授右驍衛大將軍寄班供奉官張

明護定州兵覩榮不法間嘗規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已  
莊宅使王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構榮之罪因  
撫明以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  
明起賤微中以蹴鞠事朕潔已小心見於輩流夫刑罰  
之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  
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誣罔得以肆行矣且榮  
凌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所敢  
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哉柰何

不求直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遷右羽林  
軍大將軍真宗即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州防禦使遷  
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征召為貝冀行  
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送靈武芻糧踈於  
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為蕃寇所劫營部大亂衆亡  
殆盡法當誅恕死除名配均州六年起為左衛將軍景  
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上觀兵澶淵契丹游騎涉  
河冰抵濮州境命為黃河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



行在領龍衛兵追襲時已詔滄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榮等合兵邀擊之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改左龍武軍領達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遷左衛大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宮命為河南府駐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為王硬弓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

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努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

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為涇原  
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  
陽關三路押策先峰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為鎮州  
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  
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  
寇清遠及青岡白馬砦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  
頓積石河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  
援鈐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

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藩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頓慶州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懼怯不前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德砦寇威浸熾

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輩悉繫御史獄治罪當  
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長流  
崖州繼能守規輩同坐籍其家業明年移道州景德初  
起為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  
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  
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  
錄其子舜臣為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閣門祇候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為盜陂澤中稱轉陂鶻

周顯德中應募為鐵騎卒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紫金山下壽春獲戰艦千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隸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矢中左足拔而復進格鬪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勅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演州刺史移屯趙州又從征范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匹雍熙三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

為援邊騎雲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淳化三年出為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遷齊州時河西蕃部內擾命以副都部署鎮其地既而徙屯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俊病且老握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守俊累從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錄其子允慶為奉職弟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內園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得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  
右宋初隸御龍直會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  
陽部卒壅汾水灌并州城益多其勞還遷本軍副指揮  
使太平興國初從潘美趣團柏谷奮與賊鬪有果敢氣  
人莫能勝生擒偽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  
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興從戰屢中流矢以著  
績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為洺州部署初議建方  
田命興董其事尋復輟端拱中脩鎮定城逾月訖工改



莫州防禦使知靜戎軍歷祁博二州咸平中為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率掠於寇興以步兵畏憚戰不利時王榮援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郢州會赦入為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

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為卒從世宗收三關隸先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既獲戰功乃拔遷散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為龍衛

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  
及還保忠以方物贖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  
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契丹入寇隸大將郭守文扞城  
杲守北關寇退命督餉藁趣威虜軍還抵徐河時尹繼  
倫與寇戰小衄杲適遇賊河上即按兵拒之殺賊奪所  
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  
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閱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目  
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並為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

級以功真拜唐州刺史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山林以肆姦杲與石普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還靈州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為亳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年六十四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冀州刺史父彥

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為其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蕭卓琳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卓琳擒重誨以獻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普出鎮奏監州軍雍熙三年召還為武州刺史出為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北兵寇邊重誨以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賜詔嘉美會嶺蠻叛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

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  
轉餉靈武不嚴斥候至積石為虜騎掠於道營部大亂  
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為內殿崇班廊延駐泊都監俄遷  
宗儀使景德中趙德明既納款或言以麟府謀有他志  
上以涇原地要兵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誨為鈐轄復遷  
益州改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慤  
寡過真宗悼其沒於遠土命其子乘傳往護柩歸聽止  
驛舍之別次子禹謨錄為將作監主簿弟重睿歷官澄

州團練使子禹偁閣門祇候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父廷訓宋初為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承旨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官帶御器械三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春契丹犯邊命與王能成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贊領先鋒禦之敵退復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為鎮州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屢當格鬪俄改定州鈐轄復徙鎮州

王繼忠之陷也宋師還渡河敵人乘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發必中敵不敢近遂引去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害尤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為部署上曰能頗強復尤難共事聞守素久練邊計張銳性頗和善參知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銳為鈐轄戍順安以貳之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守素與能發兵破之迨北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眾賜錦袍金帶俄徙屯冀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

加領康州刺史又提騎卒戍靜戎軍兼涖營田之役俄為鎮定鈐轄是冬契丹復內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瑛留任鎮定追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欲行密遣內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即以崔可道代焉再遷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常賻外別賚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錄其一子官



張思鈞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鈞少善擊  
劍挽強善博奕初應募為卒晉開運間遷廣銳軍使周  
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訓東征  
為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彥卿與并人  
鬪代州留為南北兩關巡檢宋初補龍衛指揮使李繼  
勳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至長城擒其將  
莫山鮑淑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合戰三十餘乾德  
中以勞秩遷都虞侯開寶三年郭進田欽祚戍三交嘗

從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級閣門祇候齊延琛苗  
景陷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奪還何繼筠入晉境思鈞  
隸麾下拔南橋徑度大將之出必辟為先鋒太平興國  
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窑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  
乃遂賊薄軍城奪馬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逆戰  
城下斬首萬餘級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雍熙  
三年邊入寇河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  
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

役役不得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以武進素不知民政僅踰月即徙濮鄆濱棣州巡檢至道中改郾延巡檢使會葺右堡砦擊寇走之未幾寇逼保安軍與曾瓌往援進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乃遁去真宗即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使咸平中以王鈞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進攻克之斬偽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砦巴西尉傅翺有善馬思鈞求之翺不與思鈞平賊心恃功居多召

翱至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付御史臺鞠治罪當斬特貸之削籍流封州六年起為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車駕幸澶淵名詣行在命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年為西京水北都巡檢使俄分司西京名對行在上憫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為三班奉職思鈞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小

樓羅馬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受禪命補鎮職太宗在京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劾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琪性素鄙歷事三朝而行不加脩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覲其贈遺視所厚薄為重輕太宗知之遂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乃顧曰吾欲

置琪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表求五日一赴起居俄為臺諫所糾令赴常參真宗念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王延範江陵人形貌竒偉喜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為荆南高氏行軍司馬兼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署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冲入覲薦為大理寺丞知秦州累遷司門員外郎太平興國九年為廣南轉運使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

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之助延範心喜  
敢為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昺賣卜於吉州市其  
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為延範推  
九宮算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  
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  
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  
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  
噬傷數吏從者皆恐懼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

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謬為火星也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坦議欲發兵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為隱語偵朝廷機事延範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懷勇小將張霸給使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



奏之太宗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瑄暨休復雜治延範具伏與昴辨坦俱斬廣州市籍沒延範家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霸錢十萬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為慊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贖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興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

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四十

呂端

畢士安

子仲衍  
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

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為政清簡遠人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

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  
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  
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  
禮院選為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  
封又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  
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  
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  
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

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  
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為請至端即  
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  
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  
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  
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為樞密直  
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  
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

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  
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  
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  
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  
餌金鈎深未達磤溪湏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  
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  
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

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  
簡為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  
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  
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戒  
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  
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  
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  
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



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

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  
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  
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  
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  
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  
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  
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官庭階祀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  
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

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明年夏被疾詔  
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  
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  
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  
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藩為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  
千牛備身謁殿中省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  
恕善談詭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  
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

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  
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  
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充嘗事滄州  
節度劉守文為判官守文之亂充舉族被害時父琦方  
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給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  
遂得免玉子文度為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  
己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  
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

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聞端後嗣不振又錄蔚為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苟時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州別駕父又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

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為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正二  
年諸王出閣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  
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祕書  
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  
府記室參軍太宗名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  
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  
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  
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



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

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  
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為廷職  
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  
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  
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  
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  
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  
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祕書監契丹

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

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  
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  
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  
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  
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  
統軍達蘭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  
為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遂轉窺貝

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  
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  
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  
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契丹奏  
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為可信力贊真宗當  
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  
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其陰  
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

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  
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  
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  
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  
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  
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  
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  
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為伏弩發射達蘭死衆潰遁去會曾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畧安量

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求病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實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錄其子世長為太子中舍慶長為大理寺丞孫從古為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



者日旣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遊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為相面奏陛下前  
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  
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  
臣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  
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  
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  
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郎

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

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邱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總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

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伸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

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  
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  
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  
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  
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絀錢之最  
戒勿啓局鐫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  
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斟槩輸其半而以

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柬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甚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

茶匕而去績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名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諭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



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  
墮黨籍坎墮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為文切於事理  
而有根柢不為浮誇說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  
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  
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  
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  
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  
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

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揀溺也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

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

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  
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  
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揀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  
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  
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  
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  
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為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

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  
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  
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  
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  
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  
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  
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

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嫉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



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

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  
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  
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  
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  
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  
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  
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

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

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慙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曾  
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  
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  
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  
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  
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  
次闕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

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為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  
為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  
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  
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  
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  
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  
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  
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

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  
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  
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  
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  
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  
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  
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  
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

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

瓊隨立殿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達



蘭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  
達蘭額達蘭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  
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  
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  
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  
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  
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完日

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期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為之不

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  
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  
寢哀明年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遂用王旦為相帝謂  
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已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  
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召濱  
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  
京留守為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  
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

而沮特具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  
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  
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為己任此其短也未  
幾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  
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  
知周懷政詐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  
準也今天書降頒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為

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  
詣曾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為太常卿知  
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  
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  
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  
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  
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

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  
之聞家僮謀欲報讎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  
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  
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竒材惜  
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  
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

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厨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為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



道碑帝為篆其首曰旌忠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又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

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  
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  
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  
竟成構助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  
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  
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  
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 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 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 臣陳墉

謄錄舉人 臣楊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一

李

沆

弟維

王

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秦陵令祖滔洛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為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父為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

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侍御史卒  
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  
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  
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  
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  
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  
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  
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

年與翰林學士宗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  
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  
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  
丁內艱起復遂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儲  
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即  
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脩  
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

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  
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矣後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於閣門疏言仲舒  
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  
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  
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  
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

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  
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  
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賞  
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  
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  
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  
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



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

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  
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  
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  
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  
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  
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  
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

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

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  
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  
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  
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  
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  
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為相常讀

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贄為虞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為太子中舍屯田員

外郎直集賢院維為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為大理評事  
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  
即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  
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  
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  
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  
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

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  
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  
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為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  
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沒入為戶部員外郎契丹請和  
以為賀正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  
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  
至多命維主之擢為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  
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為學士承旨加史館修撰仁宗初  
再遷為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脩真宗實錄遷工部



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  
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  
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  
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為諫  
官劉隨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  
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  
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  
義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愠不見於色獎借後

進嗜酒善詭而好為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  
既沒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  
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  
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  
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  
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  
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

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  
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為轉運使  
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  
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為著作佐郎預編  
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  
倉以塞蕪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

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  
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  
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  
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  
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明年與蘇  
易簡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  
課院趙昌言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  
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出

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金紫  
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  
進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為翰林學士  
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嘗奏事退日  
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  
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  
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旬日拜  
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

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  
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  
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  
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  
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  
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  
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

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草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

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  
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  
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  
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  
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大中祥符初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進中  
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



年祀汾陰又為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使五年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宮建又為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玉清昭應宮成拜司空京師賜酺旦以慘恤不赴會帝賜詩導意焉國史成遷司空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

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  
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  
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  
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  
必憂朝廷矣帝嘗示二府喜雨詩旦袖歸曰上詩有一  
字誤寫莫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  
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

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

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  
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禁王宮火所延非天  
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  
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  
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  
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  
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

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  
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  
幸於不法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  
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為皇太子  
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  
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  
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  
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

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  
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  
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  
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  
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赦有司具粟  
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  
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

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

薦者準媿歎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  
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  
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駉何真宗意遂解曰然  
此正是駉爾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  
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  
彭年皇恐而退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  
旦瞑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  
進爾後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



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且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媿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

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

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

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爾後謂果如言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

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  
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  
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  
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  
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  
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  
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  
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

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

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曰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

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李迪賀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

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位太保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



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旦復求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焉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

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為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為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敘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

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又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例宜飲餞以旦故不舉樂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

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  
繒錦飾氊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繫  
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  
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未  
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  
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  
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  
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真宗以

其所居陋欲治之且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夫素別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

矣及冠繼丁內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為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為戶部推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勸勗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為戶部判官知制誥

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  
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  
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  
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敘其事太宗為之  
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  
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  
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為工  
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

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為樞密直學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別置局命官專莅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詰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箚中瘞臨江傳



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  
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  
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  
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  
之所莫不周知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即位敏中適在  
疾告力起見于東序即遣視事進戶部侍郎會曹彬為  
樞密使改為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  
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

臣慰撫邊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為副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媿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

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為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  
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  
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  
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為潘羅支射傷  
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  
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  
中為廊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  
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

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  
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  
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  
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  
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  
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意冠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  
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個儻任  
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

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遲者命敏中與溫仲舒領其事俄兼祕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寵祀汾陰復為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尚書為兗州景靈宮慶成使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為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

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  
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  
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  
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  
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  
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  
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  
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五

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於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傅亮駕部員外郎傅師殿中丞傅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為密州觀察使諡惠節傅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諡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



后族贈敏中燕王傅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絳並  
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  
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  
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  
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  
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  
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焚擾世稱沆為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抹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

謂有宰相之風焉

卷二百八十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臣人龍

按夢溪筆談向

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于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  
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  
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